

歷史與空間

騎行在「童話之國」

馬承鈞

2015年巴黎世界氣候大會召開之際，筆者正趕上屆氣候大會舉辦地丹麥旅行。上次大會主題是商討全球減排協議，此番在「童話王國」親身領略了他們在推動減排上的突出成就，也對巴黎大會成果充滿期待。

丹麥地處西北歐，三面環海，北與瑞典、挪威隔海相望，南與德國接壤。為君主立憲制王國。國土面積4.31萬平方公里，比我國台灣省（3.61萬平方公里）稍大點，人口僅有562.3萬，不到台灣（2,348.3萬）四分之一。

出發前略備功課，知道丹麥是典型高福利國家，貧富差距很小，政府清廉高效，失業率多年為零，國民醫療費全免。美國密歇根大學的「世界價值觀調查」顯示，丹麥乃全球「最幸福國家」之首。

步出哥本哈根機場，一望無際的藍天湧入眼底，令人欣喜。接機的寧波朋友阿彬開門見山道：「這裡沒有霧霾，你盡可暢飲氧吧！」沿途望去，這座北歐第一大城市整潔美觀，中世紀古堡與現代化大廈交相輝映。著名的丹麥標誌——美人魚雕像佇立海邊，雪白的風能發電車翩翩飛舞，美不勝收。沿街建築大多不超過五層，中間隔以花園，出租車是清一色的奔馳。

阿彬是旅歐華僑第三代，原在英國，跳槽到哥本哈根一家軟件公司。他說，丹麥物價不菲，但收入更高、環境更好，高福利制度引得全球「創客」趨之若鶩。「哥本比上海、北京小，生活更便利更愜意，超市裡有各種有機蔬菜 and 最新鮮的海鮮，工餘借友到露天酒吧暢飲嘉士伯，或欣賞皇家芭蕾舞團表演，超級享受！」

丹麥節能減排無處不在，下榻的四星級酒店人走燈滅，自來水可放心飲用，太陽能供熱系統堪稱一流。桌上有布袋子供旅客使用，但不備一次性洗滌用品，房內抽紙印有「環保」和「回收再利用」標誌。

翌日清晨吃罷早餐，阿彬就來陪我上街了。滿大街都是騎行者，正值上班高峰，自行車潮水般湧來，但不見堵車現象，汽車也不多。阿彬道，丹麥人均GDP超過美日英法，擁有別墅和遊艇之家不少，人們卻習慣不開車而騎車。全國共有自行車420萬輛，哥本哈根半數多居民騎車上下班，包括官員、白領和企業家。86%的國會議員經常騎車，王室成員、內閣部長和社會名流也樂於騎行，自行車是丹麥最受寵的交通工具和生活必需品。

「這該歸功於丹麥政府的頂層設計，他們把推廣自行車作為倡導綠色生活重要舉措了！」阿彬介紹，丹麥已建自行車專用道數千英里，首都都有400多公里騎行專用道。市政當局還投入30多億丹麥克朗（約6億美元）完善自行車基礎設施和便民舉措，地鐵和火車均有腳踏車車廂，單車可上渡輪和大巴，樓房裡上下樓梯也有單車專用軌道，新建的騎行高速路可從郊區直抵市中心……

我們在路邊一個自行車「租賃點」投入兩枚20丹麥克朗硬幣（約36元人民幣），跨上兩輛嶄新的單車，阿彬說，這些錢還車時即可領回。身邊騎行者包括男女老少各色人等，上班族、學生、家庭主婦、退休老人和健身者，也有西裝革履的紳士。所騎單車色彩鮮艷、造型各異，有運動型、休閒型、變速型、情侶型、母子型等，林林總總。還有前置車斗型、後帶拖斗型和前置拖斗型，拖斗裡坐着兒童或老人。騎行者大多戴着漂亮頭盔，或一路飛奔，或優哉游哉；騎車遛狗的老人一副閒情雅致，女孩子則讓一頭秀髮飄搖

過市，騎電動平衡車的小伙瀟灑自若，有情侶或一家人騎着愛車去郊外遊玩，人們都很友善，互相禮讓，構成一幅幅亮麗的城市美景。

騎行在丹麥絕對是爽心悅事。十字路口有專門的自行車信號燈，為確保快速綠波出行，紅綠燈更換頻率按自行車速度設置，我們幾乎一路綠燈。在路口機動車司機會減速並避讓騎行者。馬路邊、商場旁、地鐵前均有設計精巧的單車存放架，供人免費存車。

忽然想起中國近年來汽車猛增交通堵塞人們焦急等待苦不堪言的窘境，我感歎：「這才是真正的自行車王國！這才是真正的綠色出行！」難怪紐約、悉尼、莫斯科等地都借鑒「哥本哈根模式」修建自行車道，北京作為哥本哈根姐妹城市，更該見賢思齊奮起直追吧？

前邊是市政廳，旁邊就是著名的步行街了。停車場汽車不多，卻停滿自行車，我倆存好單車，轉身一看——哇！一尊青紫色銅像就在眼前——對中國人來說，最著稱的丹麥人就是這位童話大師安徒生了！

這是一座高約三米的青銅坐像，主人公身著風衣、頭戴禮帽，右手拿書、左手拄杖，嘴角微帶笑靨，向左翹望藍天，似乎在構思一篇新童話。遊人們含笑瞻仰這位童話大王，幾位小姑娘還手捧鮮花向他致敬。國人對《醜小鴨》、《海的女兒》、《皇帝的新衣》等早已爛熟，《賣火柴的小女孩》我在小學就讀過。

廣場很壯觀，噴泉輝映古堡，花木擁簇石雕。我們在靠椅前坐下，一群鴿子旁若無人地來身邊轉悠。周圍閒坐着幾對情侶和帶小孩的老人，或埋頭看書或輕聲敘談，或仰面享受冬日陽光。有藝人彈奏大提琴、手風琴和薩克斯，一派祥和景致。阿彬說，丹麥不僅是「童話王國」，生物、環境、氣象、免疫等學科也全球領先，已有13位丹麥人榮膺諾貝爾獎。丹麥人以讀書為榮，全國有公共圖書館5,178所、博物館271所，著名的卡隆堡宮乃莎士比亞名劇《哈姆萊特》源發地，弗雷德里克斯堡如今是國家歷史博物館。丹麥在校學生無須學費，還可享受政府補貼，所以學風濃厚，一般青年讀完碩士才出去工作。

市政廳前有個櫥窗，介紹哥本哈根市長Frank Jensen的騎行生活，這位穿戴時尚的「最宜居城市」市長以力挺騎行著稱，十數年如一騎車上班，被譽為「親民達人」、「潮市長」，其夢想是全國「零排放」，圖中還有他前年訪華時在北京街頭騎車的照片。

我感慨，騎行讓丹麥人得到實實在在的裨益：既便捷暢通，又節能環保、還強身健體，堪稱多贏了！阿彬道，丹麥瀕臨北冰洋，冬季寒冷，但即使「三九天」人們仍愛頂風冒雪騎行。我說：「不啻是他們敢於挑戰嚴寒，更是對低碳生活一種執著吧！」

忽然想起去年4月曾登臨過長城的75歲丹麥女王瑪格麗特二世再次訪華，9月首相施密特訪華，兩國戰略夥伴關係全面升級，而每年5月丹麥駐華使館都在京舉行「綠色騎行」活動，反響巨大，不禁詠出一詩：

童話之邦開先河，
全民騎行一路歌。
綠色低碳復保健，
全球熱讚自行車！



停放在市政廳前的自行車。 作者提供

字裡行間

黃仲鳴

古文不可不讀

方今大學生的中文寫作水準，愈來愈差，有人以「一蟹不如一蟹」來諷刺。新學期伊始，上寫作課時，我照例對一眾學子說，要多讀文言文，白話文才會寫得好。但言者諄諄，肯拿起一部《古文觀止》的，試問有幾人？

猶憶讀小學時，學校自編國文課本，選輯四書五經、歷代詩詞古文；此外，還編選了新文學家的作品，令吾等小小腦袋，一早就塞滿了新與舊，得益不淺；於今的小學甚至中學，當然沒有這種福分。這所學校，叫做敦梅學校。記得讀五年級時，班主任叫梁偉才，一堂來個突擊，考查我們有沒有歸家溫習，要一個一個出來背書。班房利那間驚雲滿佈，蓋不識者要打手板也。果然啪啪聲響，不少捱了打。到我時料「死梗」，老師說：「李白《春夜宴桃李園序》。」此文剛在堂下唸了一遍，一開口「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光陰者，百代之過客」後，竟無阻滯，一字不錯誦到最後一個字。這一幕永誌到現在。幾十年了，讀過的古文忘不了，要全背，還數李白的，蓋音韻鏗鏘，流暢可誦也。當年若背《左傳》的〈鄭伯克段於鄆〉，必定「難逃一劫」。

近日逛書店，看到王鼎鈞的《古文觀止化讀》（台北：爾雅出版社，二零一三年），封面頗吸引，遂購之。〈前言〉中有云：「古文觀止並非人人必讀，讀古文觀止者必須化讀。」這兩句話不全對。當然，方今之世，古文已是老掉牙，可不看不讀不背；但「必須化讀」云云，則有斟酌，據我的閱讀史，每多「不求甚解」，塞進腦海，年紀大了就掏出來，慢慢明其義；書寫時每不自覺噴湧而出。王鼎鈞所說的「化讀」，是指「化，大而化之，食而化之，轉而化之」，一語說破，即「消化」。但其後，王鼎鈞卻說：「但觀大略，常有會意。」這就自相矛盾了，既要人「必須化讀」，何以又可「觀大略」？

王鼎鈞的「化讀」，其實「化」得甚佳，「化」得甚有趣，不僅說說作者的逸事，還有創作的背景；最重要的是將內文分拆，每段都有解說；而在原文之下，都以細字註釋，以《春夜宴桃李園序》為例，「皆為惠連」句下註「謝惠連」；「幽賞未已」句「幽」註「雅、靜」。但「未已」註「未盡」。這種註法是釋字釋詞，最重要的是分拆段的解說，每見王鼎鈞的閱讀心得。這就是「化」了。



書中所選，都是經典，值得一讀。 作者提供

這書只選了《古文觀止》二十四篇來「化讀」，非全選，也非「言文對照」，只「註音釋義」，對文言初哥來說，或有不明；但這不要緊，看解說已可得其梗概。可惜，王鼎鈞漏說了一點，或他認為不注重，那就是背誦。猶記小六時，學校課本已不能滿足我的飢渴，於是買了宋宋品如註釋的《古文觀止》，放學或假日，登上灣仔三馬路，在林間朗誦，那種情景仍歷歷在目。課本沒選的，那時俱讀了。詩詞歌賦古文是要誦的，那才得其韻味、悠然神往，甚至入心讀。 作者提供

亦有可聞

熊君慧

守望的姿態（五）

大火輪運來的數萬根運羅楠木原木打進了宅基地，沙土石頭將地基一層層填高。新鄉宅基地原是一片水窪田，陳慈覺嫌地基軟、地勢低，為了把地基夯實，填進了原木。直到第三次，陳氏族老不得不提醒慈覺爺：自古起厝，都要遵循前低後高的原則，更何況後面是舊村老宅，宗祠所在，如果陳家宅高於宗祠便是大不敬。慈覺爺這才打住填土，動工建屋。可是，按照風水先生的要求，地基仍然差了分寸。有人動了歪腦筋：反正陳慈覺家不差錢，推倒幾次，這些廢土不將地基填高了嗎？房屋推倒重來是否與此有關呢？可以想像得到陳慈覺的富有。這是紅頭船的奇蹟，是一個遷徙的民系不停息的腳步帶來的紅利。

嶺南大都是中原移民，他們長途遷徙，於嶺南拓荒、墾殖，又闖蕩海外。一旦發達了，都不約而同返鄉砌屋。安土重遷的觀念深入骨髓。在陳慈覺返鄉造屋的壯舉之後，600公里之外的開平、台山，也成了一個大工地，數千座中西合璧的碉樓在這片僑鄉紛紛聳立，富有者像立園的主人謝維立，也曾為建造私家花園而開鑿人工河道，他的建築材料來自遙遠的歐洲。開平碉樓，古希臘、古羅馬建築，歐洲中世紀拜占庭、哥特式建築，再到文藝復興時期的歐洲建築，無所不用，它是一個萬國建築博覽會。

陳宣衣和謝維立的人生宏願如出一轍。慈覺爺更有穿透時空的眼光，陳宅無論從中西建築的融合，造型的精美、講究，其規模、內涵、審美趣味，都要比後建的立園更具建築藝術之美。這與潮汕文化傳統不無關係。陳宅從自己本土的建築出發，創造了一個嶄新的建築！可惜，它默默無聞隱藏在澄海一角，百年了也不為世人所知。

興建陳宅的同時，陳慈覺在汕頭商埠還有一個更加宏大的建築計劃在實施。就像中國歷朝歷代大家族的發跡與土地總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一樣，骨子裡有着強烈農耕意識的潮汕人對土地有着深深的依戀。從陳宣衣時代開始，陳家從未停止過為家族儲備土地。陳家於光緒18年就在汕頭商埠購置房產。從1898年至1928年的30年間，豐利家族在汕頭購置了大量的土地，為後來廣建樓群做了充分的土地儲備。

時逢粵系軍閥陳濟棠主政廣東，主張興辦實業、鼓勵華僑投資，豐利家族大手筆投資500萬銀元，在汕頭商埠的永興街、永泰街、永和街、永安街、昇平路、商平路、海平路、福合堤和中山公園前一帶大興土木，400多座騎樓式和洋式建築住宅樓建起來了。

一座陳宅能夠在前美村的土地上出現，不僅僅是憑着陳慈覺經世傳家的心願就可以完成的，它依託的是興建數百座商騎樓的設計、施工人員，還有建設所需的大量進口材料。這些人必定接受了西洋建築文化的教育，成為了建造西洋建築經驗豐富的工匠和建築師。陳家以一支商業大樑，為自己的家宅描畫下了最絢爛的一筆。

資本的力量是驚人的，它可以打破時空、朝代的變遷，至今影響着汕頭的城市面貌。陳家的舉動影響了愈

來愈多的宗親及潮汕的海外華僑，他們紛紛回到家鄉建起一座座大宅，一幢連着一幢，鱗次櫛比——一個嶄新的市鎮拔地而起。

同事自願坐下，熟練地泡起了主人家的工夫茶，說着家常。我在陌生的語言中自我猜想，念想着屬於我的贛方言，然後等待他們把聊天的內容翻譯給我聽。

月光下的陳慈覺故居，在銀灰色中呈現出原初的樣子——樹還是那樣的高，似乎陳家人離開後就再也沒有生長過。四處黑壓壓一片靜謐，好像一場夢，看見自己生活多年的老街道，泊在月色裡。燈火從窗口透出，閃爍一瞬，然後消失。隨着成年，隨着缺憾和遠行的一次次累積，這個遙遠的印記總是在我不經意間出現。

我的心隨之安靜，並靜靜享受着這樣的情緒。傾聽更加從容。柴米油鹽也罷，百年滄桑也好，眼前主人家的好茶和一室融洽，才是這座大宅最真切的時空。

在潮汕的幾天，在一家精緻的茶台前，我着迷於主人家一次次納茶、淋罐、燙杯、灑茶的動作。手起花落，潮汕人雅致的生活情趣和從容淡定的人生態度，盡顯無遺。

終於要離開了，卻有着莫名的眷戀。我來到潮安縣與澄海縣交界的婆娘嶺，尋找慈覺陳公陵墓。當地去年才來過的人，也幾次錯過了岔路口。南方旺盛的草木讓大地一季就面目全非。我不禁感慨南方陽光、雨水和生命的猛烈。

在古埃及人看來，住宅不過是人暫時的居所，而墳墓才是人永恒的宅邸。與新鄉連綿的華府相比，這裡不被打擾，適合駐足、呆立、流連、冥想……墓地失去了時間，反而有了生命永恒的質態。我想像着，一百年來，散落各地的陳氏族人相約到這裡拜祭，他們口音不同、語言各異，甚至素未謀面。而在他們的血脈深處有着相通的基因密碼，它以意想不到的方式，編纂出一個陳氏族群的世界地圖——它凸顯出了潮汕民系一個小小根鬚的脈絡。



陳慈覺故居一角 作者提供

你在，還是不在

廖書蘭

司徒乃鐳配畫

什麼叫相思 就是
閉着雙眼為了想你
睜開雙眼為了看你

什麼叫相戀 就是
與你相遇的那剎那
原來是人海中的重逢

什麼叫相忘 就是
看不到，摸不着時
你卻已在我血液裡流動
悠然游入我心底深處
與我一起呼吸 一同悲喜
在今天今年今世……



來鴻

愛

翁秀美

中午，陽光暖了起來，下樓，走進公園。剛下台階，陽光馬上擁過來，絲絲縷縷，片片斷斷，迅速為我織成一件暖暖的有溫度的外套。

陽光真好，柔，輕，亮，覆蓋了所有，山坡慵懶地躺着，湖面上撒了亮亮的碎片。草地上，花開一樹又一樹，美麗異木棉，紫荊清朗而明媚，勒杜鵑、夾竹桃開得熱烈而多情，樹下，落英點點，一地鮮艷。走在陽光裡，陽光隨意地擱在我的肩膀上，身上腳上，熱量慢慢積聚，無限愜意。小路上有女學生經過，嘖嘖呱呱地說笑，笑聲清脆響亮，像泉水滴落，像銀鈴輕碰。一位年輕媽媽推着小寶曬太陽，哼着歌，滿滿的全是幸福。目光所及，一切呈現出恰到好處的美好與和諧。

我相信，太陽一定在遙不可及的遠處打量人間吧，甚至帶着寵愛的表情。太陽，應該是很愛這世界的——而且愛了億萬年，不然，為何每天早出晚歸，將光和熱化作對大地的不捨與眷顧，而不肯稍有懈怠？

四周很靜。偶有鳥鳴細細，棕櫚的影兒歇在草地上，不動，打盹了麼？忽有風過，棕櫚葉快樂地上下左右舞蹈，是否曬得暖和，就等着這風，可以伸個懶腰吧，葉與葉之間也藉此觸碰招呼，發出悅耳的嘩啦聲。有人在放風箏，四下裡盤旋着，藍得看不見底的天空，綴着五彩繽紛的老鷹、蝴蝶、孫悟空、白雪公主，瞬間萌化了心。

風大了些，帶了寒意，南方雖暖，畢竟是冬天了。季節之變化，草木最有知覺：小灌木生了蟲眼，葉子稀疏單薄了一些；鳳凰木仍舊高大，清秀，枝極似要上天攬月，清爽勁朗，而葉則寂寂自落。湖邊翠綠的水彩轉為深深淺淺的鏘紅，雜在南洋杉等常綠喬木中很是顯眼，油畫一樣；垂柳卸去翠衣綠裙，枝葉寒瘦，黃黃臉兒，倒更覺可愛。草地上枯色漸多，恰如增了一地的閱歷與智慧，黃綠相間，縱使老卻不失風致。

季節，來了，去了，又來了，如此留連忘返，一定也是愛着這世界的，它以準確重複又周而復始的節氣與物候的變化，給予世界春山蒼翠，夏木陰陰，秋的清朗，冬的純淨。所以有月月圓圓，年年花開，樹等着遠方的鳥，雨念着地裡的苗，花香召喚着蜂蝶，山巒仰望着雲霄。滄海桑田，皆從綠；千變萬化，都是景。這般輪迴中，我看萬物消長，它閱人世滄桑。

氣之動物，物之感人。萬物有靈，教人惜時、惜福、懂愛、感恩。擬首古人詩，掛在今時景，久遠的文字與心情，配以當下鮮明的物象，竟是不差分毫。兩下裡，誰的有情，誰的長情？

陽光，空氣，花草，贈給我們自由的呼吸，自在的天地，帶來愉快的審美和滲透心靈的一種淨化。任時光荏苒，大自然的愛，是地久天長的不變與執着，正如身邊這一草一木和暖暖的陽光。